

静巢

叙述一个浓缩和深化了性
和爱情的，既复杂全面又美好
深刻的故事——给朋友。

——霍晔

第一部

寒冬季节，津城找不见一丝绿色。气温已降至摄氏零下10℃，天气冷得让人心底发颤。太阳懒懒地好晚了还不露头。

在一间四周洁白的卧室里，柔软温馨的席梦思床上，苏照芳和林木仍在酣睡。粉色的纱窗帘和厚厚的红平绒窗帘相叠，挡住了自然光的折射，房间内朦朦胧胧的一片黑暗，一片祥和，一片静谧。

这时，主人放在床头的闹钟欢快悦耳地响了起来：

“叮铃铃——”

金鸡牌小闹钟果然金鸡长鸣，尽职尽责没完没了的“叮铃铃”，终于把美梦中的男女叫醒了。林木的一只胳膊上枕着苏照芳的头，他用另一只手按住了自鸣针。

照芳眨动了一下美丽的眼睛，蠕动着诱人的唇叶说：“还想睡……一会儿。”

林木的脸上露出怜爱的表情，说那你就再睡一会儿。她枕在他的臂弯里又沉沉睡去。她的睡姿很好看，也很动人。

修长的双腿弯曲着，突出的部位很明显，整个身体呈现出一条优美的曲线。她的肩部浑圆，脖颈裸露，双颊白皙娇嫩，一缕缕轻微舒缓的呼吸，带动她的身体产生了一种动感，使近在咫尺的林木觉得身体骤然膨胀，爱火来得那么不可抗拒。

他开始轻轻地触摸她。

她的耳廓，她的肩头，……只见她的鼻翼一动一动的，嘴角牵成一个美丽的微笑。他忍不住去亲吻她的时候，她醒转来了。

“呀，”林木大为遗憾似地，“你就不能等一会儿再醒？”

照芳不解，斜睨着他问：“为什么？”

“因为你睡着的时候我最想动你，我还没来得及动你你就醒了。这事儿！”照芳忍俊不禁，笑道：

“是吗，那你就总来不及，总遗憾着算了，那不更好？”

“距离产生美感，真道理。你睡美人一般，让我心痒难熬。”

“你越来越不象话了。也难怪……”

“什么？”

“我不敢说，意思是比喻一个什么小动物嘴里吐不出象牙。”

“好啊，你敢骂我。”林木说完矫健的身体一跃而起，和照芳柔韧而又光洁的胴体重叠了。他吻她的嘴，照芳挣扎着不让吻，他就用双手揉搓她的乳房……

照芳的表情是无可无不可。

他按照程序得寸进尺，想把昨晚两人演过的节目再演一

遍：用嘴去吸吮她那一点最敏感的部位，让她流，然后用舌沾起送到她嘴里，看着她不情愿，但又不敢违拗的咽下后，问她是什么味……

然而，他分开照芳的腿后发现照芳腿间并没有多少湿液，他将自己的那根东西，送到照芳嘴边，想撩逗她兴奋，却发现照芳的神情骤然变冷，照芳侧过头躲闪着他。说：“别了，我该起了。”当林木再次企图接近她时，她“噌”地坐起身来，沉默着开始穿衣服。他有点儿丈二金刚，不明白何以她的情绪会急转直下，发生这样大的变化。

“怎么啦，照芳？”

她不回答。刚刚还在闪动的，眼里那层迷离的神色不见了。

照芳为自己系好了胸罩的挂钩。以往每次这事情都由林木效劳的，现在她拒绝了他。她穿好了内衣内裤，秋衣秋裤，毛衣毛裤，动作极快地离开了他。

“瞧你这样子，”他不由笑道，“好象什么地方等你去救火。”

听如此说，照芳愣了一下。还是下定决心，从他身上跨了过去，跳下床站定后说了一句：

“今晚我不来了。”

林木感到意外，问：“为什么呢？”

“哼，你这是明知故问。”

她走向窗前，用了很大的力气，“唰”一下拉开了窗上的帷幕。

房间内顿时变得清晰起来。这时他看到她脸上有一道阴

影，目光中已露晶莹，他有些心痛，随之翻身而起，追问：“你在想什么呢，照芳？”

照芳径去洗漱，之后坐下来对镜化妆。等她一切弄好，约过了二十分钟后，她终于说了，声音沉郁：

“我坐在这里太难受，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别人的，与我无关。虽然我是个第三者，本来是多余的，却有欺负别人的感觉。”

他说：“这一切其实都还来得及改正。”

她脸露鄙夷：“你说这话是第十七遍了。”

“好的，我保证不说第十八遍。言必行行必果。等她出差回来，我同她谈。”

照芳极端惶恐，摇头说：“你算了吧。我早掂量过，那样三个人全部受伤，还不如维持现状，我不想伤害别人，何况是一奶同胞。”

她说完去提自己的手袋。

林木扳过她的肩，说：“那好，现在你告诉我收回你的话，晚上我等你。”之后又补充了一句：“她还有四天才能回来。”

她奋力地一挣，甩开了他：“不！”

他多少有些气恼，急切地问：“那你说到底为什么？”

照芳烦了，脸呈愤怒之色，话象冰雹般冲口而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难道非要我说出来？因为我是你……因为你是我姐夫！”

林木被砸懵了，闹了个倒憋气。缓过神来却一味地固执：“这是形式。第一次农历八月十六那个晚上，你难道不知

道我是你姐夫吗？”

她哑口无言。

心内叹息：这谁也怪不得，一切皆因命吧！抽身急退是对的，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姐夫林木却步步进逼：“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她懒得再辩再说，抓起自己的东西驳头而去。

“砰！”房间里留下她的摔门声，很响。

林木一时呆在那里，又恼火又惊愣，待要去追她，开了门才见自己忘了穿鞋。趿上鞋，在照芳化妆的梳妆台前对镜掠了一眼，尊容惨不忍睹，头发支棱着乱蓬蓬如一堆草，急忙用手指三把两把抓挠了几下，匆匆向外跑。

二次拉开门时，身后电话铃响了。

他不敢不接。这个时间的电话，通常是老板打过来，布置紧急工作的。

是女电话接线员的声音：“喂，林木先生吗？”

他连忙答应：“是是。”

“请接哈尔滨的长途。”

他心中一慌，妻子出差在哈尔滨市。

果然传来苏照绮的声音：“我这边事情办得极顺，因做好了铺垫，稿子已抓到手。哈尔滨太冷太冷了，我即刻上车，夜里到，你准时接站。”

他又连忙答应：“好好。”

妻子在那一头儿拿着话筒撒娇诉委屈说：“你要不来，我可得在车站冻半宿呢，可别让我久等，你知道我顶怕冷，否则不会挂长途给你……”

他敷衍道：“行了，知道了。”

电话一摺，他额头即有冷汗渗出。便想，幸亏你打电话来，……幸亏照芳说今晚不来了，……哦——天公助我！上苍将一切安排好了的！

周旋于两姐妹之间的男人林木，此时此刻的确产生了沉重的罪孽感。

“无论和她们之中的哪一个，其实谁也没有强迫谁……”他这么安慰自己。

他妻子照绮与小姨子照芳之间，若加上感情的砝码来称，无疑他会倾向照芳。

若加上道义的千分尺来量，那么他无论如何该选择照绮。

自己这么不明不白地混沌着，日子过得战战兢兢不说，且在妻子面前常有些做贼心虚的感觉。没办法呵，照绮和照芳都是好人。但，平心而论，和小姨子是爱；和妻子是凑合。他盼望着，祈祷着，船到桥头自然直吧。音乐门铃响了，掩盖了这个男人的叹息，将他喃喃自言自语的话卡在喉咙里。

苏照绮因为急着离开哈尔滨，一天也不肯多呆，因此哈尔滨《小说》杂志社的朋友们努力了半天，也未能搞到卧铺票，她拿着一张硬座席票，挤上了火车。

一路风尘一路困倦，苏照绮归心似箭。两旁的旅客偏巧又全是男人，她只有咬紧牙硬挺着，真想一步迈回家，纵身躺到席梦思软床上去。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这话是真

有些道理的。她不由得想起了丈夫。

林木这人性欲极强，新婚时期的没完没了简直让照绮招架不住。她便说服自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蜜月里的男人可能老是亢奋与狂躁，时间一长就好了。于是她强迫自己忍耐，并没有多少快感，受不了也得受这就是宗旨。

她强迫自己在丈夫想来的时候尽量迎合，她强迫自己接受那双为虎作伥的大手抚摸的时候尽量欢颜，她强迫自己必须在身上男人那张还算英俊的脸上露出满足时再表现出困乏，再说我要上厕所。

她也怀疑自己性冷淡，后来发现是丈夫太强，起初她有点儿烦那事，渐渐讨厌林木口中浓烈的烟草味儿，尼古丁中毒者，她这么说他。他努嘴要和她接吻时，她极端厌恶，没有一次她是快意的，是的，没有一次，她烦到顶点时，责备自己：谁让你是人家老婆呢：这老婆，是只说说的么？是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的么？苏照绮你忍着点儿吧！

一忍多年。

忍的结果是她们的婚姻就这么不好不坏的将就下来，她发现近来丈夫有所改变，要在从前，他想行房事时，她来例假他也不会放过她，现在，她只要表现出不顺从，他既刻兴味索然，不仅不相强，且恼怒与责怪也没有，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右边的这一位旅客，脑袋耷拉着，“呼呼噜噜”的老是往苏照绮的身上倾斜，她甚至嗅到他呼出的气带有一股酸味。这使她厌恶，也使她难堪，抗议了一次，也没有收到效果，她怀疑他是故意的，怎么不向另一边倒呢？

她掏出织毛衣的竹签子，打算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准备着对付这个长着大胡子的讨厌男人。他那颗硕大的头颅再歪过来，就教训他一下。

她是个心善的女人，很快觉得这么做不太好。于是，在大脑袋又一次歪向自己时，她出其不意站了起来，那头就撞响了，那人随之歪倒了。睁开眼还一脸歉意。

没闭眼的旅客见这情景，无声地笑了。苏照绮见那人把椅子占了，也不去争，就一路站着，抵抗着一丝丝涌上来的倦意，终于回到了天津。

太受罪了，她想。首要愿望是躺下来睡一觉。

不料，苏照绮下车后左右张望，却不见丈夫林木的影子。

她随着人流出了站台，站台外等候接站的人们翘首以待，她还是没找到林木。

耳畔响着亲人相见的惊喜地欢呼声，苏照绮站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所有的人陆陆续续地走光了，剩下她一个孤单细长的影子，她彻底失望了。

她抬腿向候车室大厅走去，这时候，她的双眼已含满眼泪。

大厅内显得肮脏，许多人不知是等火车还是下火车，凌乱的倒头睡着，脚下一堆大小铺盖，样子象乡下来打工的人。地面上抛洒着一些废物，果皮包装纸之类，苏照绮险些被一块香蕉皮滑倒。

这次旅途真是糟糕透了。她此刻又困又冷又饿。看表，已经凌晨两点，只好在这儿熬四个小时，六点钟，都市就该

清醒了。她本可以打的回去，出租车有的是，但她不敢，害怕不安全，害怕司机漫天要价自己挨宰，更怕与正奔车站而来的林木失之交臂。她还盼望着他在来接自己的途中。

望望长椅，已无地方可坐，苏照绮在厅内踱步，眼睛时不时瞟向利用率极高的大门。

林木究竟怎么回事呢?! 早晨交待得清清楚楚，况且他也答应痛快，会否有什么意外?想到这苏照绮心内忐忑，焦灼不安。

她万万料不到的，林木同她一样一夜没睡，一样焦灼不安。两点以前，他在拟同照绮协议离婚的草稿，两点过了，他带着私自拟好的协议书到照芳那里去了。

林木之所以如此，已经过了十个多小时的考虑。

照芳早晨走后，家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客人。林木开门后愣了愣，有一点点面熟却记不起是谁：“你找谁?”

年轻人穿一件白色的羽绒服，一条合体的牛仔裤，一副挺潇洒的样子，笑笑说：“找你，林经理。”

林木不打算接待他，吝惜着时间，说：“有事情下午去公司谈吧，你是哪一位?”

“白震岭。白敬夫是我的父亲。”

“噢，对不起，”林木这才让开门请对方进来：“失礼了!”

白敬夫和林木的父亲是世交，过从甚密，到了林木这一辈，方走得疏了。今日无端找上门来，恐有要紧的事情。

一聊，两个人居然十分对劲儿，越谈越投机，瞧瞧快接近正午，林木搬一只方凳踩着，把家里唯一的一瓶古井贡酒请了下来，说：“来来，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咱认识得迟了。”

白震岭是夏季毕业的大学生，学中文的，不想仰仗老子，可至今还没寻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已闲了半年，颇多感慨：“对社会来说，它的年轻人都寄希望于白头发，这显然是一种堕落的情绪。人家西方各国的人才市场的运行，都是以‘单位择优用人，人才自主择业’的双选机制为基础的。这种机制才能促使人真正的献身社会……”他说到这里很激动，把林木满好的一杯酒一饮而尽。

林木吓了一跳，他用的高脚杯，问过的，平杯就是一两半。

他再次给对方斟酒，小心翼翼，没敢倒满。

两个人互问年龄，林木大白震岭四岁，开始称兄道弟。一瓶古井，揭开了两个人生命史上不凡的篇章。

看去两个聪明、理性、智慧的人，共同卷进了一个感情漩涡，多少年后不能自拔。

林木关切地询问：“你到底想搞哪项工作，总得有个目标呀。谈讲谈讲，或许我能助你一臂之力。”

白震岭说：“想搞报纸。学了五年中文，总该学有所用，才不枉在校园里准备期末考试时，白喂了五年蚊子。”

林木感动：“看来你是个做什么都很认真的人，咬住目标不放松，方可能有些收获。报社里，晚报日报的新闻部，我都有朋友，交道过几回的，明日闲了，我先替你打问一下。”

白震岭摇头，说：“我不喜欢干新闻，没兴趣，全是些报道，没自己的创造。要干我就去副刊，若能搞文艺版才正能发挥优势。”

“哎，你这思想纯粹古旧，”林木开化他道，“现在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版联系企业最多，交际广泛，客户重视，干新闻版最是能接到实惠！哪个企业让你白写？全是把红包儿捅到你裤兜里呢！”

白震岭不吭，又干掉半杯。酒水下肚，他的脸红都不红。

“知道么，”林木继续点拨他，“现在的红包儿都是水涨船高，不少于五百块呢。新闻版你闹它两条新闻，就是一千，不强似下海搞些其它？况且，通过文墨你可以做许多事情，为你自己也为别人，再者说，新闻版年轻人跑跑颠颠最是好干，等跑不动了职称也混得差不多了，再去干文艺版不迟。”

没想白震岭冥顽不灵，固执道：“我从小就不去做不喜欢的事，换句话说，不硬着头皮做事情。”

林木有一点儿气，继而笑了：“为你的一条道走到黑，干杯！”

两个人的高脚酒杯“咣”地一碰，随之酒肉穿肠而过。

适时，林木尚未意识到新交之友——这位不速之客，是怎样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等他意识到时，已太晚了。

林木忽地灵机一动，说：“你若不在乎新闻版，何不到我妻子那杂志社去呢？”

“看来我今天来对了！那是本什么杂志呢？”白震岭表现出热情。

“《京津文艺》呀，月刊。”

“要人不要？”白震岭一副猴急。

“她们人手紧张！你去又正对口儿，只是……”林木脸露

难色。

“你看你，”白震岭有些不满，“关键时刻又褪套儿了。”

林木急扯白脸道：“绝对不是！”

白震岭诧异：“那是什么？”

“是，”林木犹豫了一阵，终于说道：“是恐怕我们会涉及到离婚的事情。”话说到这一步，白震岭无言以对。好久，才问：“你有问题？”

“没有，”男人间心领神会，一语便知是所指为何，林木沉默了片刻道，“是她有问题。”

白震岭不愧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又勇敢地问道：“你老兄是否又爱上了别人？”

直视林木，脸上的表情是肯定的。他躊躇着，没告诉这位老弟他爱上的，是自己的小姨子。

一时两人没了话说。

白震岭的目光在墙上搜索，林木起来说：“我们没照定婚照，这个穿连衣裙的是她。”

.....

“她出差了。早上来长途说夜里回来。”

.....

“我不打算去接她了。”

.....

白震岭的目光紧紧盯着苏照绮的一张随意照，她身着长裙立在上山，影影绰绰，仿佛披围着片片云浪，妙曼的舞姿充满动感，女性的魅力已登峰造极，宛如一株荷花；一滴滴露珠；一朵云霞……那般娇嫩；那般优雅；那般高贵……

“哇！——”他由衷叹道，“难得，她有着月亮般的沉静之美，一个气韵非凡，魅力四射的女人呵！”

那，令人费解，眼前的这位老兄是怎么回事呢？

真该见见这个女编辑呢！白震岭突然愣愣地问了一句：“喂，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二

苏照绮非常后悔自己出门选了一双高跟儿鞋穿，而且选了一双新鞋，有些夹脚，现在，裹在鞋子里面的脚胀得难受，自下而上，小腿大腿都如同卸掉了筋骨，在勉强站立，此刻不是想家里的席梦思床了，倒在哪里都能立即入眠。

她有点儿怨恨起林木，这个人，太榆木脑袋了，就算你有重要事脱不开，就不能安排个别人接站吗？不通情理！

困倦越加沉重地涌上来，上下眼皮急于团聚在一起。及至一个男人侧立于她的身边有好一会儿，她竟丝毫也未察觉。

那陌生人在一丝不苟地观察着她。

倚着一个柱子打瞌睡的苏照绮，头一歪，身体翘起一下，险些跌倒之际，那男人一个箭步，扶住了她。

苏照绮睁眼，骇一大跳。面前是个一脸斯文、风度翩翩的高个子男人。他长得很帅，瘦瘦的臀部包一条牛仔裤，很潇洒，颇具现代青年的风采。

“你干什么？”苏照绮警惕性极高，甩开了他的手，喝道。

她想，这么晚了，深更半夜，在车站上闲逛的不会有好人。瞧这个人，手中任何物件没有，谁知道他不是小偷或者专讨女人便宜的？

苏照绮又退后了一步。

男人有些不好意思，略微迟疑，问道：“您是苏老师吗？《京津文艺》的苏老师，对吗？”

苏照绮疑惑地点了点头。

“我叫白震岭，”他毛遂自荐，说，“你丈夫林木打电话过来，要我来这里接你。”

“他自己怎么不来？”

“他……”白震岭想，林木要离婚的话顶好是他们两个人当面去说。于是含糊道：“他有事来不了，让我先送你回去，来，咱们走吧。”他说着，伸手去接她手中的旅行包。

她躲闪了一下。她注意到这陌生男人目光闪烁，话语闪烁，似有隐忍未语之处，追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没什么吧，他临时有事来不了，”白震岭见她神色焦急，不敢望她的眼，便把目光游移于别处，说，“他只说要我把你送回去，其它至于有什么事，他只字未提。”

“那么说，还是有其它的事了？！”

“这里空气不好，我先送你回去，你们见面再碰好不好？”

照绮的身体又是一歪，“哎哟”一声咧了咧嘴。

白震岭一把扶住她：“坐下，怎么啦？”

她的脚已不能动，他说：“来，我给你揉揉。”

她连忙摇头，说：“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其实哪里好意思让个陌生男人来摸自己，她想跟你素不相识，又深更半夜，怎好……等自己撩起裤角一看，那原本精致细巧的足踝已见蓬勃地肿胀了。